

识女图

蔚华：从央视名嘴到“中国摇滚第一女声”

这两张风格迥异的照片，是同一个传奇女子留给上世纪80年代的两个瞬间。



第一张端庄大气，带着国际范，彼时，她作为一名获得世界广播至高荣誉“艾米奖”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这种时尚洋气的打扮，加上一口流利的英文，在上世纪80年代，绝对是播音界的“一姐”。

另一张，她是中国最早的摇滚首席主唱，黑色的夹克，零乱的披肩长发，瘦削的脸庞透着一股刚毅和不羁。

这就是蔚华，一个不能被遗忘的传奇女人。只是，至今让人不解的是，本应该在大雅之堂稳坐“一姐”的位置，拿一辈子铁饭碗的她，为什么突然跟一群看上去非主流，头上总是顶着叛逆、颓废等标签的摇滚歌手混在一起？

著名主持人鲁豫曾这样评价当时的蔚华：“洋气，是那个时期给人的最高褒奖，它包含了容貌、气质和一种风情。蔚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漂亮，但她大气、干练、职业感和那份无可言喻的国际化令我心仪。更要命的是她的英文，好得无懈可击，我心里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

其实，无论是蔚华，还是崔健，或者同时期的作家王朔，导演冯小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部队大院长大。一方面，他们受着老一辈传统观念的熏陶；一方面，又向往外面那个陌生的世界。

在北京广播学院，蔚华把外语练得跟母语一样顺溜，也在这里，她第一次听到了披头士、谁人乐队等西方摇滚乐队的作品。

话筒前，她是享誉国际的中国主持人，并在1988年登上了中央电视台主持春节晚会，可谓前途不可限量。西班牙情歌王子胡里奥在与蔚华合唱后惊讶地说：“为什么一个电视主持人，可以把英文歌唱得这么好？”

卸妆后，她是率真自由的音乐人，她的耳机里，永远播放着RUSH乐队的专辑，她的身影，永远穿梭在各种演出的现场。她心里那只摇滚乐的猛虎似乎睁着血红的双眼试图挣脱牢笼，只在等待一个时机。

很长一段时间，蔚华在屏幕前的国际范，似乎代表着古老的中国正在向世界张开双臂。然而，蔚华却在盛名之下，产生了倦怠和迷茫。她说：“只有摇滚乐，才能给我心灵上的放松和自由。”

终于，她向曾给予了自己无数辉煌的央视，递上了辞呈。

像是挣脱了枷锁一般，蔚华加入了由高旗和曹钧组建的呼吸乐队，蔚华略带沙嗓却暗含雄浑气息的女中音似乎天生符合摇滚的气质，她的出现给这个乐队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高旗甚至为她让出了主唱的位置，甘心做她的吉他手。一度，她被业界誉为“中国摇滚第一女声”。

虽然蔚华已经为喜爱的音乐放下了一切虚荣与名利，然而她曾经的荣光却早已深入人心，那个神圣的殿堂呈现的形象实在与摇滚乐里的一些非主流的声音反差太大了！人们对这个熟悉而陌生的蔚华，并未报以鼓励的掌声，他们在一片困惑、失望、惋惜声中，给了蔚华一个差评。

或许由于创作上后劲不足，或许由于音乐理想的差异，在新生代黑豹、唐朝等乐队强势追击之下，呼吸乐队也走到了解散的一天。

乐队散了，蔚华单枪匹马，绝处逢生。她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发挥自己在英文方面的专长，发布了个人专辑《现代化》，被美国权威乐刊评为当年“最值得倾听的女性声音”。

尽管如此，蔚华依然感觉到对当时音乐环境的失望和无助，一场《酸雨》过后，摇滚乐的孤胆英雄蔚华耗尽了最后一滴血，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没人知道她的去向。

就像她在《同志们》里所唱的：没人能躲过爱的折磨，没人能领略死后的寂寞，没人能超越孤独和自我，没人能代替生命的锁链……为生命呐喊，我更喜欢摇滚人，蔚华。



张倩芳

专栏作家，就职于湖南卫视节目制作中心，芒果园读书会发起人。



扫一扫，看《识女图》专栏



石川

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和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学网高级顾问。



扫一扫，看《谐音文字 谐趣人生》专栏

谐音文字 谐趣人生

“懒”与“难”

有两则传说，虽不一定真实，也无从考证，但却意味深长，颇叫人感慨和深思。

一则说的是两个懒汉的可笑死亡。有一个叫刘大毛的懒人，日子过不下去了，便去投奔邻村的姑父。刚开始，姑父对他很热情，可时间一长，见其懒得出奇，什么事也不肯干，便打发他三张大饼，忍无可忍地将其赶出了家门。刘大毛把装有大饼的包裹吊在脖子上，毫无目标地走着，肚子饿起来了，连解包裹的功夫都不愿花，巴望着别人来帮忙。正在这时，对面走来了一个头戴斗笠、嘴巴张得老大的男人。“嘿嘿，莫非他也饿慌了，才把嘴张得这么大？”刘大毛这么想着，要他帮其解下吊在脖子上的大饼，并说让一张给他。出人意料的是，斗笠男人也是同样的懒得出奇，回答说：“你说什么呀，我斗笠的绳子松了，而系起来又是那样的麻烦，所以才张开大嘴，好让下巴去绷紧那绳带啊！”两个懒人凑到一块，你看着我、我瞧着你，你等着我，我盼着你，就是不愿动手做一下该做的事，结果一个活活饿死，一个因为嘴张得太大而累死。

另一则说的是一个穷人变成富人的故事。从前，偏僻小山村的一个农夫只有很小的一块田地，但他却非常珍惜，一直都认真耕种。有一年，他的收成很不好，到了春耕的时候只剩下一小袋种子，他视如珍宝。播种的当天，他生怕遗失了每一粒种子，但还是疏忽，一把种子从袋子里漏进了一颗大树下的小洞里。农夫心疼不已，拿着铲子，开始在树根下刨挖起来。天气很热，汗水滴了一地，但他还是不停地挖。当终于看到种子时，他却意外地发现种子是掉在了一个被埋着的盒子上。他小心地捡起了种子，又顺便打开了那个盒子。那一刻，他惊呆了，原来盒子里装的是满满的黄金，足够可以让他过完下半辈子。从那以后，这个贫穷的农夫骤然变成了远近令人羡慕的富翁。

这两则故事的本身，听起来似乎有点离奇，也不可信，但它们却从不同的角度告诫了人们一个道理：懒惰真让人无可救药，勤劳却可换来意外的惊喜。由此，也不由得让我联想到了“懒”与“难”这对谐音字的关系。

不管遭遇何种情况，还是做什么事情，不愿动脑筋、下功夫，不想花精力、耗体力，没有身心投入，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称之为“懒”。它与“勤”相对，常与“散”、“惰”、“怠”连在一起，常指精神的萎靡和行为的松懈，表达的是一种消极和颓废的做人状态。一个人一旦养成了“懒”的习惯，往往无所作为、无所业绩、无所贡献、无所收获，也就很难活出生命的价值，更难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欢迎与青睐。

“难”，在这里特指灾难和困难。它要么表达的是由于自然或人为的严重破坏而带来的对生命的重大伤害，要么就是一种处境的艰难或生活的穷困。它是正常人都愿意看到的窘况、尴尬和难堪，一旦有所遭遇，人们都会千方百计去摆脱。

在人生的道路上，“懒”与“难”从来就是一对极其难看的搭档，而且“懒”是“难”的孽因，“难”是“懒”的苦果。由“懒”而“难”的人，是不可能得到同情的，更不可能受到他人的尊敬。

各种灾难的降临，除了极少数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天力所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人的粗心大意，该细心的不细心，该过问的不过问，该履行的不履行，该到位的不到位。一句话，灾难多半是由于人的疏懒所酿造。至于那些处境的艰难和生活的穷困，除了无法克服的身体残障，也多半是来自于被动的“等”“靠”“要”，来自于四体的不勤，来自于一味的慵懶。

其实，在这世上，只要勤奋刻苦，再大的难也不是难；只要懈怠偷懒，再易的事情也是难。

因为“勤”字当头，司马迁虽遭宫刑，身心痛苦，行为不便，依然没有阻拦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贝多芬晚年耳聋，依然没有妨碍其成为伟大的音乐家；张海迪儿时就高位截瘫，依然没有阻挡其成长为中国残疾人的杰出代表。至于拥有健康的体魄的人，要改变不满意的自己，做到了发奋努力，自然就不会遭遇什么“难”，自然就会迎来人生的不断超越。因为“懒”字当头，在别人眼里都是十分容易解决的事，到了懒人那里却会变得不是灾难，就是困难。懒人待在家里也会惹灾祸，守着金饭碗也会讨饭吃。

俗话说得好，懒惰的人吊死在苹果树下，勤劳的人沙漠上也可种出美丽的花。要想在人生的道路上收获一个又一个的喜悦，什么时候都不可做刘大毛和斗笠男式的人物，而是要学懂得珍惜、时刻勤劳的农夫，克服“懒”的习惯，规避“难”的出现。